

琼州风物 赵海波 花梨谷



花梨谷的风景。 资料图

从高速公路驶出，一块椭圆形巨石耸立路边，红色“花梨谷”三个大字遒劲有力，吸人眼球。顺着迎宾路往里走，新栽的花丛和齐整的花梨布满道路两侧。打开车窗，呼吸山野吹送的凉风，神清气爽。

海南黄花梨生长速度慢，成材周期长，从一颗种子落地生根，直至长心成材，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，少则几十年，多则上百年乃至数百年。黄花梨在明朝盛极一时，为皇室宫廷、达官显贵所推崇，由于过度开采，至清朝时资源基本枯竭，目前存活的海南黄花梨大树凤毛麟角。

花梨谷旅游度假区地处北纬十八度，毗邻尖峰岭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天然的红沙土壤，地理条件优渥，据说是海南黄花梨的原产地。这里占地800公顷，分布着120万棵黄花梨，是全球面积最大、最集中成片的黄花梨种植基地。

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园区已颇具规模，住宿环境有多种选择，如房车营地、多米屋、星空房等，我入住鸟巢屋。房间不大，内部装修简洁，设施一应俱全，舒适度优于快捷酒店。屋子被花梨树包裹着，外观呈不规则圆形，墙体涂上各种颜色的油漆，放眼望去，像一个个五彩缤纷的热气球散落在茂密的山林里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玻璃窗照进屋子时，我正好醒来。打开手提电脑，音乐缓缓流淌，森林、流水、鸟鸣、微风、晨光，勾勒出一幅梦幻般的人间仙境，正好契合我此时此刻所处的林中美景。

独自漫步在小道上，山林无限延伸，淡绿的色彩，宛然中国山水画上一道道雅致的墨痕。遇见一辆工程车，停在电线杆旁边，从车上下来几名工人，操着本地方言。一名年轻人爬上高高的灯杆，利用腰带，把自己稳稳地挂在杆上。他全神贯注地检查故障灯，轻轻地拧开灯罩，给路灯换灯泡。据介绍，花梨谷旅游度假区内的许多工人，如电工、养护工、保洁工等，都是从附近村庄招收，他们年收入四五万元。

阳光从高处飘洒而下，为这片山林淋浴。从不同的方向拍照，花梨谷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。不拍照，在树下随便找个地方，以一种舒服的姿势躺着或坐着，感受“顾青翠之茂叶、繁旖旎之弱条”景象，或者倾听树叶演奏的乐曲，也是挺有意思的。枝叶总是在轻轻摇响，不是这边有风就是那边有风。即便外面的空气凝滞不动，它也会摇动枝丫兀自生风，若隐若现的旋律在林中回响，悠然不绝。

繁茂的林木一直延伸到河边。河流挺起肚皮，晾晒着浅白的沙滩。微风拂过，水面上尽显晶亮波纹，似鲫鱼鳞片。视线转向西南，从疏林的间隙，望见一座崭新石桥横跨水面，半圆桥孔与水里倒影恰好构成一个圆月。从桥面

往前走，碧蓝如洗的晴空之下，是一尊高大浑圆的山石，四周簇拥着红黄紫橙的三角梅，挺拔俊秀。

河岸横卧一截木头，上面躺着一条紫砂蛇。琼西南的年均气温26℃以上，生活在热带雨林的“冷血动物”大都没有冬眠习惯，吃饱喝足了出来晒太阳，是件惬意的事。紫砂蛇体形不长，约40厘米，头部呈三角形，背面紫褐色，体色较深，与枯枝相似。小时候在河边玩，曾经被水蛇咬过，彼时情景记忆犹新。对我而言，不论是有毒的蛇还是无毒的蛇，我都会敬而远之。眼前这条紫砂蛇看起来很温和，似乎在享受属于它的悠闲时光，我轻手轻脚，绕道而行。

园区外围散落着几户人家，最近那家离园区围栏只有几十米，这户人家南面临水，北面被花梨树庇护着。一个三口之家，母亲在屋檐下缝补衣物，父亲在收拾柴火，女儿坐在树荫下的书桌前写作业，多么温馨幸福的画面啊！

中午憩息了一个小时。朦胧之中，听到噼噼啪啪的雨声，雨下得有些急躁，雨点大，持续时间不长。大雨停了，只有断断续续的细雨，打开窗户，一股奶油香味扑鼻而来。黄花梨的香味比较特别，时有时无，晴天淡，雨天浓，阴雨绵绵的时节，香味最浓郁、持久，挥之不去。

黄昏时分，几片云朵在坡岭上游弋，寂静的山林正在收纳渐渐下沉的夕阳。大地染成了玫瑰色，花梨谷在斜阳的映照下蔚然壮观。伫立在桥头的石板上，绝美的落日余晖融进了我的双眸，身心沐浴在一片氤氲的暮色中。

季候物语 田图 秋盼



海南五指山的秋色。资料图

光照进屋里，给昏暗的睡房平添了一片亮，落地窗帘的零穗，拉长了身影，被明晃晃地印在了地板上。风擦着窗隙边溜进了屋，燥瞬间褪去了不少，倒泛起了丝丝凉意。

铃声骤然响起，惊扰了晌午的沉睡，闷热紧贴着后背，恍惚间，不知身在何处。纷杂世事涌入脑海，恍若漆黑夜空一闪而过的璀璨流星。

梦里，我又回到了儿时，3尺高的玉兰树伸到了顶楼阳台，弥漫着清新甜美的香气。我踮着脚尖，伸出稚嫩的小手，用力拖拽含苞欲放的玉兰花，摇晃间，小小白白的花儿落入了手中。细数手心里无瑕的花瓣，清晰可见。入夜，放在枕边，幽幽开放，梦中馨香无数。

这样的梦做了无数次，醒来，季节却总是在秋。

“若白驹之过隙”。秋在哪儿？我抬头，四处张望。会在孩童鼓鼓的背包里么，还是躲在蝴蝶的翅膀上跳舞？我虚捞了一把，使劲攥了攥，护在怀中，它却只是轻轻一转，跳脱了出去。“你要去哪儿？”它笑着，不语，奔向蓝的天。

你问我秋是什么颜色，我说是五彩斑斓的。寒风朔朔中，树叶搭起了展台，像是画家的调色板，不小心打翻在地，却渲染成绚烂明媚的画。枫叶的红和银杏的黄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视野的主色调，只剩下那一抹绿，悄悄渗入了南方地界，繁衍出鸟语花香葱茏翠绿，蓝天白云碧海白沙。

你问我秋是什么味道，我说是香甜的。十月向北，红果绿梨金柿紫提，带着丰收的喜悦争先恐后地上了市，积攒了大半年的努力，迫不及待地让人们品尝和分享。南方四季有果，金秋依旧丰盈如常，硕果累累，波澜不惊地按着顺序登台亮相罢了。

南北的秋总归是不同的。对于最南边的港口城市，秋就是千里迢迢送来那份心意，抚慰了酷暑，温暖了冬意，藏在明晃晃的果实里，蹦跳在山山水水的脉搏间。

伟岸的榕树长须低垂，荫翳蔽日，却在不经意间，抖落出几片青黄的叶子，悄无声息地飘落在干净的柏油路上。很快，像盖了一层薄薄的空调被，温暖了那一片冰冷的地面。

蟋蟀在洞里爬进爬出，不停地推出蓬松的泥土，它望着泥土呆愣着，想着坍塌之前如何多找些露水来坚实它的窝，毕竟，干燥让它浑身不舒服还有可能因此没了家。

一只家猫站在车头，举着白爪子不停地搓着脸，偶尔停下来，伸出淡粉色的小舌头舔舔手臂。我小心走过去，猫停下了动作，路灯下的猫眼，折射出绿莹莹的警觉，我再往前，它纵身跃出，只留下零星的碎毛和几只散乱的梅花印。

夏季的晚风钻入秋的领口，像爆熟的豆荚，挤压不出更多的湿润。裹不住的寒意，丝丝缕缕地向外冒，酉时的天已经黑了下来，不同于夏日里不知疲倦俯照大地的夕阳，那一抹金色早已挂不住地平线掉了下去。蚊子在低空中不知疲倦地转着圈，伺机抢一口不知能否到嘴的人血。

下雨了，仿佛这才是秋必不可少的角色。像被谁突兀地撒了一把糖，阴沉的天空兜不住了，宣泄在树上、地上、身上，一切都变成湿漉漉的了。听着窗外屋檐滴答的雨滴声，偶尔夹杂着风的呜咽声，人无端地变得懒洋洋起来，心，也随之空白一片。短裙和夹克交错闪现，眼下的时节就是这样困惑不安举棋不定。

海南的秋，就这样娉婷袅娜地走进了冬，带起一色儿绿，停靠在了北纬18度的邂逅里。

市井烟火 陈恩睿 父亲老了

我老家在海南省东方市感恩平原。老家的村子位于西线高速公路感城/公爱互通处的东边约150米，与海口的距离约230公里。

四五年前，回老家看望父亲，其身子还较硬朗。尽管驼背已较为明显，但走路还是较为轻松。做饭、做菜更是父亲的顺手活儿。那些年间，每次回老家看望父亲，返回海口时，他都提醒我不要忘了带包，还用塑料袋装上老家的农特产，芒果、玉米、茄子、红薯等，并争着帮我拎到距老家屋子约200米处的村大门停车场，然后手脚麻利地装车。

启动车子，与父亲告别时，父亲总

是“嗯嗯”并微微笑着摆手回应。驱车行驶一段后，我回头望去，父亲还在原地站着，摆着手，目送着车子。父亲总是目送我的车子拐弯后，看不到车的影子，才甘心回屋里去。

近两三年，回老家看望父亲，发现他的身子不是那么硬朗了。做饭做菜都感到有些吃力，但还能使用电壶烧开水。父亲的听力也明显地减弱了。我回海口时，父亲还记得提醒我不要忘了带包，还用塑料袋子装好老家的农特产，但已拎不起特产小袋子了，也难于将我送行到村大门口的停车处了。父亲多想帮我拎特产袋子并装车啊。我走出老家庭院的大门，父亲也挪移着身子出来，然后驼着背，站在门边向我摆手，示意我一路平安顺利。步行了几十米，我回过头，看见父亲仍然站在那里摆手，在目送我；行走约百米，我又回头，父亲仍然站在那里摆手，依然目送着我。父亲是必须目送我在村子巷道拐弯后，根本看不到我的身影了，才会回屋子里去的。

今年，回老家看望父亲。进入老家庭院里，看到父亲在围墙边沉沉地蹲着，又好像专注于什么。我喊了父亲，他听不见，没反应。我知道，父亲听力更弱了。过去一看，父亲原来是在喂蚂



《父亲》(油画) 罗中立 作

蚁。他知道我回来了，但不像之前那样问我“什么时候回到家的”。父亲在蚂蚁穴边上，放着一些猪骨头、菜叶等，还放着装有清水的塑料杯，然后细心地看着蚂蚁活动。他说，在喂蚂蚁，把蚂蚁喂饱了，它们就不会去搬走围墙脚下的土料了。我扶起父亲，回到走廊里。父亲起身时，特别地缓慢，且小心翼翼，也没说话，好像在听着身子的反应。

这一次，我返回海口时，父亲竟然忘了提醒我带包了，也忘了用小塑料袋给我装好老家的农特产了。我像往常一样告诉父亲，现在要返回海口了，可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对我说，“嗯嗯，慢慢上海口，顺利平安”，只是慢慢地无力地点点头。我提起包，走出庭院时，父亲立即站起来，然后依靠在走廊里一根柱子上，吃力地向我摆手，目送着我走出庭院大门。我走了十几步，返回大门口看望父亲，他仍是依着那柱子，注目着老家庭院的大门。父亲多想看着我的身影啊。

近些年来，我回老家看望父亲，返回海口时，他都尽心尽力地为我送行。父亲从帮我拎农特产袋子，较轻松地步行到村大门停车处并装车，然后目送我；到能挪移出老家庭院大门口目送我走出村大门口；再到仅能站在老家屋子的走廊里，依靠着柱子，目送我走出庭院大门。父亲的爱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年来，我回老家，返回海口时，父亲为我送行方式的变化，让我深深地领悟到，父亲老了。